



明清文学与文献

第三辑

杜桂萍 主编

黑龙江大学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明清文学与文献

第三辑

杜桂萍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文学与文献. 第3辑/杜桂萍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097-6993-5

I. ①明… II. ①杜…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明清时代-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0214号

明清文学与文献(第三辑)

主 编 / 杜桂萍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杨春花

责任编辑 / 于占杰 周志宽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7.25 字 数: 399千字

版 次 /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6993-5

定 价 / 9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 诗词研究

“名士牙行”与孙默归黄山诗文之征集 杜桂萍 / 3

论查慎行“诗不分唐宋”说

——兼及初白诗“宗陆”之辨 李圣华 / 37

清初遗民诗歌的民族立场 陈水云 江 丹 / 74

论南社“情志派”词

——兼说南社词之“分派” 马大勇 / 95

吴省钦“城南联句会”与曹仁虎《刻烛集》 朱则杰 / 139

明代诗社文献辑考 沈文凡 / 155

汪端光年表 许隽超 / 188

· 戏曲小说研究

以词为隐：沈璟生平与嘉靖以来的政治 李舜华 / 241

再论《列国志传》卷一

——以其作为过渡性文本的叙事策略研究为中心 李亦辉 / 258

作为“副文本”的明清小说插图研究 陈才训 / 298

明末清初小说戏曲题材类型的相谐互借

——以时事小说与时事戏、世情小说与世情戏为例 …… 胡元翎 / 341

冒襄家班与明清之际戏曲活动

——以观剧诗为中心 …………… 李 碧 / 363

· 学术史研究

《红楼梦》：盘点 2013 …… 李 虹 李 晶 王 慧 孙玉明 / 391

后 记 …………… 杜桂萍 / 428

稿 约 …………… / 430

诗词研究

诗词研究

“名士牙行”与孙默归黄山诗文之征集

杜桂萍

在考察清初词史演进时，明末清初时人孙默（1613～1678）及其编辑的清代最早的一部当代词总集《国朝名家诗余》^①不可回避。孙默开阔的词学视野及其密集的词学活动、广泛的词学互动，成就了他在广陵词学中心形成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其作为特定角色所发挥的无与伦比、不可取代的作用，得到了当代学者的逐步认可。^②在编纂《国朝名家诗余》过程中，特立独行的休宁人孙默，以“一穷老布衣，而名闻天下”^③，并非仅仅因为他对词选编纂的热衷，当然也不仅因为其词作之佳，还缘于他“海内诗文积盈篋，无人不送归山辞”^④的行为以及潜隐其中的“名士牙行”的身份特征。即他常年以归返乡乡黄山为理由征集诗词文之作，“所与游者，皆为文辞送其归”^⑤，涉及人与事众多，构成了当时扬州文坛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并促进了《国朝名家诗余》的搜集和编纂。本文即立足于对这一文坛盛事的文献梳理和史实考察，力求还原一个真实完整的孙

① 黄贤忠、郭远霜认为，《国朝名家诗余》中的词集来自孙默的搜集和整理，孙默其可能并未打算使用这个书名，《国朝名家诗余》的名字来自张潮的诒清堂。见黄贤忠、郭远霜《〈国朝名家诗余〉版本及成书考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② 如张宏生《总集纂集与群体风貌——论孙默及其〈国朝名家诗余〉》（《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以及李丹《顺康之际广陵词坛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等论文及著作。

③ 王士禛：《祭孙无言文》，《带经堂集》卷四十九，康熙刻本。

④ 雷士俊：《送孙无言归黄山》，《艾陵诗文钞》之《诗钞》卷上，康熙莘乐草堂刻本。

⑤ 施闰章：《送孙无言归黄山序》，《学余堂集》文集卷八，四库全书本。

默，并借之探求当时文学生态一些易被后人忽略的细节及其对有关文学史进程、文体兴衰的影响。

一 孙默其人其事考述

孙默，字无言，号桴庵，江南休宁籍，流寓扬州。其先世居黄山下草市，父秉仲，生五子，无言为长。^① 妻吴氏，早卒。^② 孙默六十七岁去世，逆推三十余年，吴氏去世的时间当在孙默三十多岁许，正是清初时期，他应该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定居扬州的。子二，长曰自省，早卒，大概即是王士禛所谓“无言有子，依其族人贾汴之朱仙镇，一昔死”^③者，次子名自益，字友三，亦为商，来往于扬州与汝宁一带，孙默去世后请汪懋麟作墓志铭者是也。

孙默曾一度经商，地点应为中州。姜宸英云：“孙子自中州还，即谋隐于其里之黄山，至见于咏歌与友人唱和者，不一而足，然至今倚徙未遂也。”^④ 似乎是以扬州为落脚点经商，这与其弟弟和儿子后来亦往来于汝宁、朱仙镇和扬州的经营路线是一致的。孙枝蔚作于顺治十八年（1661）的《南乡子·赋送无言令子鲁三之汝宁》中有：“隋苑柳青青，身着班衣，劝醪醕。负米归来曾几日。消停。依旧骑驴向汝宁。”^⑤ 揭示的就是这一点。大概在明末，孙默已来到扬州：“自吾辞黄山来此，其时幸饶于货，颇能供宾客车马。自丧乱以来，倾散殆尽，而家累日益以众。”^⑥ 顺治元年（1644），文德翼“客商山门人吴去非家，枕溪而卧几十旬”，此际，孙默“时来访余。林皋之吟，文字之饮，聊以永日，亦顿忘时事之

① 汪懋麟：《孙处士墓志铭》，《百尺梧桐阁集》卷一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② 汪懋麟《孙处士墓志铭》谓：“不幸母早世，父独居三十余年，人以为义。”

③ 王士禛：《祭孙无言文》。

④ 姜宸英：《赠孙无言归黄山序》，《姜先生全集》卷十五《真意堂佚稿》，光绪十五年刻本。

⑤ 孙枝蔚：《溉堂集》前集卷五，康熙刻本。

⑥ 董以宁：《送孙无言归黄山序》，《正谊堂诗文集》之《文集》，康熙刻本。

维何”^①，当是因为动乱暂时回到了家乡。他后来又到扬州的原因，应该是出于“家累日益以众”的生计考虑，与他不耐寂寞、好文重交的个性当然也关系密切。王士禄康熙四年（1665）诗有“化离廿载芜城居，云海苍茫作逋客”^②，上推二十年，当在顺治二年（1645）许，应该就是孙默动乱后再返扬州的时间。

同样在康熙四年初夏，王嗣槐于西湖之滨初遇孙默，表示“余知其人二十年，未之见也”，又有“桴庵出黄山几二十年”、“居广陵且十余年”。云云^③，也透露出孙默离开黄山的时间为顺治二年许，定居扬州的时间则稍晚，但亦已过去十几年。孙枝蔚云：“辛丑岁，无言游于广陵且十有余年矣，然后即归黄山老焉。”^④辛丑是顺治十八年（1661），严迪昌先生据此判断“孙默始游广陵当在顺治八年之前，也即他还不到四十岁时”^⑤，大致是合理的，但这只可能是孙默正式定居扬州的时间，并非“始游广陵”的时间。孙枝蔚作于顺治十四年的《送家无言归黄山》诗中，又有“十年清泪堕悲笳，异俗相亲即一家”^⑥一句，表明他们相识已经十年，而孙枝蔚定居扬州的时间恰恰是顺治三年^⑦，再次说明至少顺治三年时孙默已经住在扬州。计东曾透露了孙默某年的话语：“予交游中，远者无暇论，即予流寓广陵，十七年矣。”^⑧根据文中“顾与治（逝于顺治十七年）、王于一（逝于康熙元年）、胡彦远、侯研德（逝于康熙三年）、梁公狄（逝于康熙四年）兄弟”均已去世的记载，计东与孙默的对话应在康熙四年或之后，倒推十七年则是顺治五年（1648）或晚些时日，即其正式定居扬州的时间至迟应在顺治五年到八年之间。王追骥《送孙

① 文德翼：《送孙无言归隐黄山序》，《求是堂文集》卷七，明末刻本。

② 王士禄：《送孙无言归黄山歌，兼示杜茶邨》，《十笏草堂上浮集》卷一。

③ 王嗣槐：《送孙桴庵归黄山序》，《桂山堂诗文选》之《文选》卷二，康熙刻本。

④ 孙枝蔚：《送无言归黄山序》，《溉堂集》之《文集》卷一。

⑤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第73页。

⑥ 孙枝蔚：《溉堂集》之《前集》卷七。

⑦ 汪懋麟：《徵君孙豹人先生行状》：“……先生幼颖异过人，生十二岁，随奉议公客扬州。”见《百尺梧桐阁集》卷八。

⑧ 计东：《送孙无言归黄山序》，《改亭诗文集》之《文集》卷六，乾隆十三年刻本。

无言归黄山》云：“有客邗州十六载，阖门著书行不改。”^① 经考，此诗作于康熙五年（1666）秋，时王追骐暂住扬州天宁寺，与陈维崧、孙枝蔚等唱和往还，赠予孙默的诗歌应作于同期。据此，其定居扬州的具体时间可断定为顺治八年（1651），进一步接近了严迪昌先生的说法。

《扬州府志》卷之五十三（嘉庆十五年刊本）说孙默“工于诗”，好友孙枝蔚也有“佳句半传邗水涯”^②之誉，但颇有交谊的王士禛又意味深长地指出：“不甚为诗，而好朋友之诗”。^③ 流传至今的他的诗歌作品确实不多，卓尔堪《遗民诗》收其诗四首，顾有孝《骊珠集》收其诗一首，《晚晴簃诗汇》卷三十九收其诗二首，另嘉庆《扬州府志》卷十七收有其作品《红桥园亭宴集诗》一首。不过，从当时人诗歌作品中偶尔出现的“次无言韵”一类信息分析，孙默的诗歌创作还是不少的。据记载，他曾编自己作品为《留松阁诗》^④，且主要是流寓扬州期间所作：“十年诗将藉此以传，故以名。”^⑤ 可惜至今未见，具体情况不详。王猷定之序云：“今而后，有慨于兴亡之故者，读《留松阁诗》，又不徒言甲申之事矣。”^⑥ 可见多有动乱之境的情感表达。

徐喈凤《瑞龙吟·送孙无言归黄山》有“新翻调，唱旗亭，江南响彻，孙郎佳句”^⑦，可见出他的词作应不少，惜亦流传不多，《全清词·顺康卷》亦未有收入。据李丹博士文^⑧，国家图书馆藏《国朝名家诗馀》本曹尔堪《南溪词》（留松阁刻本）中有孙默词一首《蝶恋花·送顾庵次原韵》：

携手湖头春已暮。约过平山，又被秋霖误。满地尘劳凄客露。萧

① 王追骐：《送孙无言归黄山》，见魏宪《百名家诗选》卷四十六，康熙魏氏枕江堂刻本。

② 孙枝蔚：《送家无言归黄山》，《溉堂集》之《前集》卷七。

③ 王士禛：《祭孙无言文》。

④（宣统）《续纂山阳县志》记载，民国十年刻本。

⑤ 王猷定：《留松阁诗序》，《四照堂诗文集》之文集卷一，康熙二十二年刻本。

⑥ 王猷定：《留松阁诗序》。

⑦ 徐喈凤：《荫绿轩词》，《全清词·顺康卷》第五册，中华书局，2002，第3108页。

⑧ 李丹：《孙默、程邃词作拾补》，《江海学刊》2007年第1期。

萧一剑天涯去。野馆浓花前日聚。笑指红桥，画舫依烟树。后夜相思
荒草路。声声愁听征鸿度。

另，今存《梅村词》（留松阁刻本）卷首有孙默计划收入《国朝名家诗馀》的五十六位词人的名单，其中亦列有他自己的名字，可见他有计划刊刻个人作品集，只是未来得及实现而已。

孙默留在时人记忆中的基本印象，今主要借助数以千计的送归黄山之作得以再现。梳理众多篇什，印象深刻者有二。一是生活始终处于困窘中。汪懋麟说：“自处士去休宁而来游于扬也，居一椽，从一奴，白衣青鞋，蔬食而水饮。”^①他“居阊阖中，委巷掘门，瓶无储粟”^②，至有“朝餐夕炊，设或不继，赁居庀下，设或月钱不得偿”^③的情况。康熙五年（1666）时，已经是一方名流的孙默依旧有“屡值守岁时馈米炭灯烛之资”的情况，以致孙枝蔚真心感佩他“世上纷纷媚爵位，嗜好无乃与时左”^④的独特追求。也是在这个时期，一时名士的彭孙遹满怀深情地表达对孙默的牵念：“三年岭外未归人，每念黄山处士贫。”^⑤特别撷取的也是给予他深刻印象的“贫”。孙默的贫穷，颇值得特别说明。与很多徽州人一样，其家族亦以经商擅长，他本人、弟弟以及两个儿子都长期为商，且非一般的小本买卖，似乎不至于让孙默穷窘到令人难堪的地步。陈维崧《苏武慢·送孙郎贾汝宁无言令嗣》词是为孙默次子赴河南汝宁经商而作，其中“天中上郡，汝水雄关，仅可持筹列肆”之句，对其“持筹列肆”的经营声势颇有描绘和渲染。能够达到“持筹列肆”的水平，至少不是普通的商铺，应该足以维持生计，而孙枝蔚在分析他归黄山的原因时也提到时人的说法：“无言有弟若子善治生，往来鱼盐之乡，可不必婚嫁

① 汪懋麟：《孙处士墓志铭》，《百尺梧桐阁集》卷一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② 王士禛：《祭孙无言文》。

③ 董以宁：《送孙无言归黄山序》，《正谊堂诗文集》之《文集》，康熙刻本。

④ 孙枝蔚：《寄怀家无言吴尔世》，《溉堂集》续集卷一。

⑤ 彭孙遹：《寄怀孙无言山人》，《松桂堂全集》卷十一。

毕而后效向平也。”^①但孙默似乎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这与他笃好交游关系密切，（乾隆）《江都县志》、（嘉庆）《扬州府志》都强调他“交游四方士”、“广交游”的特征；而在编纂、刊刻《国朝名家诗余》的艰辛过程中，当不仅有“冒犯霜露、跋涉山川”^②的身体发肤之痛，还有金钱方面的大量付出，尽管其过程中不乏经济实力雄厚者的赞助。^③

孤独窘迫之中，搬家似乎已为寻常之事。方文顺治十三年（1656）为诗云：“两岁之间三卜居，一童以外再无余。邻家不省谁来住，夜夜惟闻人读书。”^④孙默搬家的次数无以为计，目前见诸友人诗词者，至少四次。魏禧与孙默康熙元年（1662）初识，至康熙二年“再来广陵，则无言已新易居，其言归黄山如旧”。^⑤大概在康熙五年（1666），依旧致力于征集归黄山诗文的孙默又一次搬迁，以致方文有些不耐烦：“尔数移居不胜贺，我又不善为祝词。”^⑥而在此前一年，与王士禄一起游览西湖的孙默还对王嗣槐表示：“吾恐从是再十年犹未得归也。”^⑦回家，显然在筹谋之中又在计划之外。他曾给自己的新居取了一个颇为风雅的名字“半瓢居”，既以颜回之穷比附身居陋室的平静，又表达了自己对颜回式人格的无比向往，并因此而征集了不少诗词题写。应该是在去世的前一年即康熙十六年（1677），孙默完成了在扬州的最后一次迁居，此番他以“茧窝”命名新居，似乎为暗示自己日益穷窘逼仄的生活状况。也就是在这样一种境遇中，孙默没有任何预感地随死神而去，远在京城的大文豪王士禛闻知此信，不胜哀感，遗憾没能完成为其“茧窝”赋诗的任务：“索予诗，未

① 孙枝蔚：《送无言归黄山序》，《溉堂集》之《文集》卷一。

② 邓汉仪：《〈国朝名家诗余〉序》。

③ 如陈维崧《念奴娇·重过广陵同王西樵、孙介夫夜话，即宿西樵寓中》词后孙默评语：“其年为《乌丝》一集，脍炙旗亭，昆仑别驾已为镂板行世，入予十六家词选中矣。”见《广陵唱和词》康熙刻本。

④ 方文：《孙无言广陵移居，王于一孙豹人邀予过访指壁间九韵各赋诗三首赠之》，《盦山集》卷九，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⑤ 魏禧：《送孙无言归黄山叙》，《魏叔子文集外篇》文集卷十。

⑥ 方文：《题孙无言新居》。《盦山集》再续集卷二，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⑦ 王嗣槐：《送孙桴庵归黄山序》，《桂山堂诗文选》之《文选》卷二，康熙刻本。

有以报也。”^①至于他得的是一种什么病，暂无从了解。

孙默留给时人的另一印象是“重交好文”。^②有关这一方面的评价出自不同文人之口，意义指向有时竟大相径庭。有真诚肯定其行为者，如施闰章说其“贫无所嗜，独喜交能言之士”。^③孙枝蔚则赞赏他：“世上纷纷媚爵位，嗜好无乃与时左。”^④有话语中透射机锋者，如杜浚曾警告他：“交道非一端，慎勿执词赋。”^⑤希望他不要仅仅以诗词取人，含义丰富，意在言外；孙枝蔚《无言病起见过》诗云：“耽诗情不减，取友法终宽。”^⑥也隐含了他交往过泛的认知。最为特殊的是著名文人王士禛，一方面赞赏其“于文章朋友之嗜，不啻饥渴之于饮食”^⑦，又不无讥讽地再三指出其“名士牙行”的身份，甚至在死后的祭文中也没忘记提点此事。而从这个维度理解，杜浚所谓“吾子与众异，奔竞为篇章”^⑧的印象，就不免利益缠绕的意味，让人浮想联翩。

孙默的笃重交谊从来都是与其对于诗词的喜好密不可分的。孙枝蔚康熙十八年（1679）追忆这位“同宗”：“流滞江淮鬓始华，寻常来往只诗家。”^⑨彭孙遹也赞赏他：“贫能结客知交满，老渐工诗好句多。”^⑩他喜欢结交那些工诗善文之人，甚至发展为人生爱好，演为日常行为的规范。孙枝蔚云：“须识平生心性，惟爱诗篇。不求官职，逢人索句，老至依然汲汲。……论世间，谁似吾兄，把诗过日。”^⑪一句“把诗过日”，足以映衬其人生愿景之所在，体会出何以其家厨房最后也变成了书房：“剩有粘

① 王士禛：《祭孙无言文》。

② 汪懋麟：《孙处士墓志铭》，《百尺梧桐阁集》卷一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③ 施闰章：《孙无言六十序》，《学余堂集》文集卷九，四库全书本。

④ 孙枝蔚：《寄怀家无言吴尔世》，《溉堂集》续集卷一。

⑤ 杜浚：《赠孙无言因送之吴门》，《变雅堂遗集》之《诗集》卷一，光绪二十年刻本。

⑥ 孙枝蔚：《溉堂集》前集卷五。

⑦ 王士禛：《祭孙无言文》。

⑧ 杜浚：《赠孙无言因送之吴门》。

⑨ 孙枝蔚：《哭无言宗兄》，《溉堂集》后集卷之二。

⑩ 彭孙遹：《寄怀孙无言山人》，《松桂堂全集》卷十一。

⑪ 孙枝蔚：《瑞鹤仙·祝无言兄六十》，《溉堂集》诗余卷二。

诗壁，初为留客厨。”^① 其子后来总结孙默一生的两大嗜好，也立足于此：“父性朴质，无他好，惟获交天下贤人君子，罗致其诗古文词若嗜欲，以故弃百事为之，风雨寒暑，死生存亡不少易。”^② 的确，其“死之日犹启敝笥，理四方友朋书疏，授其子”^③，真正做到了将“罗致其诗古文词”之事维系一生，认同为一种事业。

其实，这也是孙默坚持刊刻完成《国朝名家诗馀》的动力和原因。此集始刻于康熙三年（1664），康熙十七年其去世时已汇聚十七家词作，尚在有计划的展开中，如他自己所说：“吾方以鸣始也，十五家倡之于前，自此而数十家而百家，兹不其先声也与？”^④ 汪懋麟也证实，他“尝集诸名家词，期足百人为一选，俱未果，其属余序而先版行于世者，止十六家词”。^⑤ 原“期足百人为一选”，已列出的词人名单即有五十六位，可知这本是一个庞大的编选工程，非历年之久不可完成。陈维崧曾如是描写征集过程中之具体情态：“问尔作装有底急，鲋鱼正美堆冰盘。君言一事系怀抱，越中彭十今秦观。红牙小令风格妙，字字可付吴姬弹。我行适越苦为此，千里那顾行蹒跚。孙郎语竟杯已干，陈生送客春将残。”^⑥ 不顾鲋鱼餐之美味，不计千里行之艰辛，只为“当代秦观”的词作早日面世，实在是关乎孙默词学贡献的上佳表述。邓汉仪《十五家词》序也涉及了孙默求词之苦的生动描述：“黄山孙子无言以穷巷布衣，留心雅事，每有佳制，务极搜罗，如饥渴之于饮食，甚至舟车裹粮糗，不惮冒犯霜露，跋涉山川以求之。故此十六家之词，皆其浮家泛宅、殚力疲思而后得之者。”^⑦ 可以说，《国朝名家诗馀》是孙默一生最为耗费心血的事业之一。他在搜集与刊刻中的角色并非仅仅是“集”、“校”，首先是注入了理念与

① 顾与治：《脍孙无言移居》，《顾与治》卷四，清初刻本。

② 汪懋麟：《孙处士墓志铭》，《百尺梧桐阁集》卷一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③ 汪懋麟：《孙处士墓志铭》，《百尺梧桐阁集》卷一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④ 邓汉仪：《〈国朝名家诗馀〉序》。

⑤ 汪懋麟：《孙处士墓志铭》，《百尺梧桐阁集》卷一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⑥ 陈维崧：《送孙无言由吴阊之海盐访彭十骏孙》，《湖海楼诗集》卷一。

⑦ 邓汉仪：《十五家词序》。

视野的“选”，从已经列出的作者名单来看，几乎囊括了清初江南地区的主要词家。此外还有品评题跋，也需要选聘名家，提升水准。凡此，显示出开阔的词学视野和高水准的鉴赏品格，以致目光严苛的四库馆臣们也不得不承认，此书“虽标榜声气，尚沿明末积习，而一时倚声佳制，实略备于此。存之，可以见国初诸人文采风流之盛”。^①

值得注意的是，周边友人一再提及孙默“不扫丞相门，惟登处士堂”^②，似乎他的眼里并非仅仅有名人，也包含那些非名人，对仕宦中人尤其保持了应有的距离，故杜浚有“无言居广陵，以能诗闻，布衣之士有工一诗、擅一技者，无言莫不折节下之”^③的总结。在他征求的送归黄山诗文作品中，确实有很多遗民作家之作，但当朝官人及其他孜孜于仕进的文士如王士禛、邹祗谟、尤侗、宋琬等的作品，亦相当醒目。宋琬曾如此表述与孙默的关系：“每到广陵，辄蒙缱绻之雅，殷殷勤勤，迥出常情。念此远别，殊不可为怀也。”^④与王士禄、王士禛兄弟的交好甚至成为孙默纵横捭阖于以扬州为中心的江南文坛的利器。对于视诗词为生命的孙默而言，或者更愿意借助于诗词作品之高下来评价和选择交往对象，而杜浚、孙枝蔚一类遗民友人则不断发出“取友法终宽”^⑤之类的劝诫之语，彼此形成的张力和背反其实可以窥见清初遗民社会的真实形态及其复杂构成；至于孙默所具有的“名士牙行”身份而言，或者更应从现实需求的特殊维度给予理解。他基本上以这样的形象示人：淡泊名利，并不沽名钓誉。“处士独不事生产，终其身于交友文字中，未尝涉毫发私。”^⑥魏禧致函表示：“足下无贵贱贤愚，皆出力左右之，垂二十年不倦，故声誉重于时。而足下非有势力板附，惟好所谓能诗古文者，可不谓贤矣哉！”^⑦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199《十五家词提要》。

② 杜浚：《赠孙无言因送之吴门》，《变雅堂遗集》诗集卷一，光绪二十年刻本。

③ 魏禧：《送孙无言归黄山叙》，《魏叔子文集外篇》文集卷十。

④ 宋琬：《与孙无言》，《安雅堂未刻稿》卷七，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⑤ 孙枝蔚：《溉堂集》前集卷五。

⑥ 汪懋麟：《孙处士墓志铭》，《百尺梧桐阁集》卷一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⑦ 魏禧：《与休宁孙无言书》，《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六。

好友王于一去世，孙默倾力料理其后事，一时传为佳话。方文诗《赠孙无言》专咏此事：

我友王于一，客死于钱塘。其子方总角，伶仃寓维扬。饔飧且不给，焉能治亲丧。赖有贫贱交，念此心彷徨。为文告同志，募金得数囊。送其妻子归，轻舟抵南昌。孤柩免流落，附葬先陇旁。又搜其遗文，以托周侍郎元亮。侍郎为梓之，皎如白日光。吁嗟衰晚士，交情逐炎凉。生时或款密，死后鲜不忘。谁能似无言，高风激穹苍。我昔与王孙于一豹人，唱和八九章。合录一长卷，付君为收藏。今来重展读，雪涕沾衣裳。卷末书此诗，书罢多感伤。^①

此举得到来自各方的赞赏，周亮工亦如是表示：“忍向黄山去，应为好友伤。衰分稚子泪，梦接故人丧。莫叹交游绝，真增吾道光。死生生不愧，此意岂存亡。”^② 对他的任侠仗义之举给予了高度赞许。许楚评价他“风义几欲齐平原”^③，也来自这一类印象。

从有关文献的记载看，孙默与遗民社会的交往十分频繁，可惜目前尚无法洞悉其复杂的内心世界。方文如此评价他：“疏狂不识金银气，离乱犹存冰雪姿。”^④ 孙枝蔚祝贺他六十岁生日时有：“称觴多上客，是商山四皓，竹溪六逸。”^⑤ 从不同维度肯定了他的人生趣尚。著名遗民屈大均《与孙无言书》云：

仆自钱塘奉别，遂与杜苍舒西入秦。非有所欲干也，欲游太华之山耳。华阴有王山史者，素爱仆诗古文，延至其家。因遣子伯佐导上

① 方文：《蠡山集》再续集卷一，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② 周亮工：《孙无言于王于一之没，抚其幼子，经纪备至，叹古道之犹存也，感赠》，《赖古堂集》卷六，康熙十四年刻本。

③ 许楚：《题孙无言归黄山诗册》，《青岩集》卷二，康熙五十四年刻本。

④ 方文：《送孙无言归新安》，方文《蠡山集》卷九，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⑤ 孙枝蔚：《瑞鹤仙 祝无言兄六十》，《溉堂集》诗余卷二。